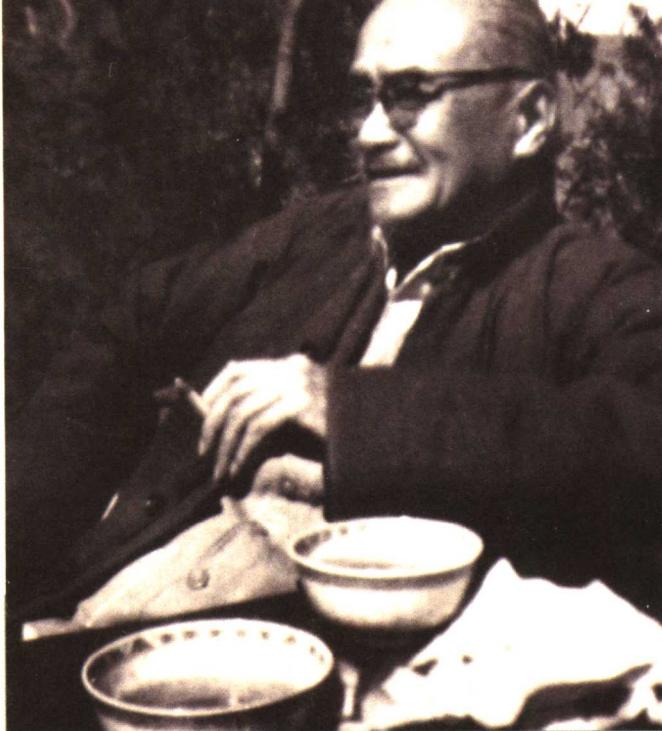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湜华 著



王伯祥传



中华书局

K825.4/97

2008

王伯祥传

王湜华
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伯祥传/王湜华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8. 1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982 - 3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王伯祥(1890~1975) - 传记
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5851 号

书 名 王伯祥传

著 者 王湜华

责任编辑 聂丽娟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

印 数 1 - 3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5982 - 3

定 价 36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篇 青少年时代 /1

一、先世 /2

二、童蒙 /3

三、上学 /5

四、中学生活 /7

五、苏州光复 /12

第二篇 教书生涯 /15

六、角直教小学 /16

七、一段角直缘 /19

八、又一段角直缘 /20

九、吴宾若先生不幸逝世 /21

十、集美与北大 /23

第三篇 商务时代 /27

十一、弃教从编 /28

十二、禁本本国史 /29

十三、五卅运动,《公理报》 /34

十四、买书与用书 /37

十五、赶写《太平天国革命史》 /38

- 十六、《中日战争》 /40
- 十七、一·二八之难 /42
- 十八、劫后加失业 /46
- 十九、重新安家 /48
- 二十、从零开始重新聚书 /51
- 二十一、虹口公园事件 /55
- 二十二、时局日艰,忧心如焚 /56
- 二十三、《二十五史》与《二十五史补编》 /58
- 二十四、与郑振铎的友谊 /64
- 二十五、响应北伐与四·一二 /68
- 二十六、七·七事变 /70
- 二十七、八·一三前夕 /76
- 二十八、八·一三 /81
- 二十九、书巢 /86
- 三十、新岁伊始,希冀难副 /91
- 三十一、关心战讯 /92
- 三十二、《春秋左传读本》 /94
- 三十三、容堂日记 /97
- 三十四、《快乐铭》 /99
- 三十五、脉望馆藏古今杂剧 /100
- 三十六、钞存《弄谱》 /104
- 三十七、参编《学林》 /107
- 三十八、一副别有寓意的挽联 /108
- 三十九、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/109
- 四十、《巽斋日记》 /111
- 四十一、物价腾飞,法币暴贬 /113

四十二、为“恢弘雅量涵高远”作下联 /116

四十三、难中添劫 /118

四十四、校订《要录》未竟 /121

四十五、为人处世为友忧 /124

四十六、马先生汤 /126

四十七、一场虚惊 /127

四十八、肆虐与情谊 /129

四十九、卖书词 /131

五十、胜利前夕的困顿 /132

五十一、空袭频频 /134

第四篇 胜利以后 /137

五十二、抗战胜利 /138

五十三、《贞元交会录》 /140

五十四、维刻多累 /142

五十五、候木船东归 /143

五十六、《峡江图考》 /145

五十七、从不掠美 /146

五十八、题《双鸿景本》 /147

五十九、船行自从容，引颈常戚戚 /150

六十、淡如水的阔别重逢 /152

六十一、空欢喜，真痛心 /154

六十二、朋友、师生情谊深 /155

六十三、备他日抵掌 /156

六十四、令人痛心疾首之时局 /159

六十五、作书撰联，认真不苟 /160

- 六十六、夏丏尊逝世 /162
- 六十七、阔别十年,重聚颀刚 /163
- 六十八、丐翁遗体火化 /165
- 六十九、丐翁追悼会 /166
- 七十、假和平,真内战 /168
- 七十一、悼念行知、柏丞两先生 /170
- 七十二、开明成立二十周年纪念 /171
- 七十三、内战打响,吞砖幢塔 /173
- 七十四、十一月三十日风潮 /175
- 七十五、辞编《史地周刊》 /177
- 七十六、军火自爆顺民意,伪宪把戏诚无聊 /178
- 七十七、国事日非,思之怅怅 /180
- 七十八、爱才求真,怒斥媚美 /182
- 七十九、悼友悲切,慕才心仰 /184
- 八十、长夜漫漫,报晓何日 /186
- 八十一、《苏联见闻录》及街头见闻 /187
- 八十二、“安心是药更无方” /189
- 八十三、学潮汹涌,三报被封 /191
- 八十四、杭州四日行 /193
- 八十五、自拟《答客问》 /197
- 八十六、流氓头子大祝寿,不识旧生感慨多 /199
- 八十七、《谈艺录》印行 /201
- 八十八、一场难忘的彩排 /202
- 八十九、读《最后一年》 /204
- 九十、反面惕己,正道虚怀 /206
- 九十一、抽壮丁,硬勒索 /207

- 九十二、艮宦 /209
- 九十三、开封百姓遭国军轰炸 /212
- 九十四、旧雨阔别获相聚 /213
- 九十五、悼唁朱自清 /214
- 九十六、金元券 /215
- 九十七、振铎君箴银婚 /217
- 九十八、禁肉上市 /218
- 九十九、题照自解 /221
- 一〇〇、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/223
- 一〇一、假和谈，清查户口 /225
- 一〇二、抨击奴性 /228
- 一〇三、聚首方二载，匆匆惜别 /231
- 一〇四、忐忑不安度新春 /232
- 一〇五、己丑新春 /235
- 一〇六、《且等翻过这一页历史》 /237

第五篇 建国以后 /239

- 一〇七、迎接解放 /240
- 一〇八、万象更新与更新日记 /241
- 一〇九、筹备开明书店公私合营 /243
- 一一〇、举家迁京 /245
- 一一一、《南归日记》 /247
- 一一二、选注《史记选》 /248
- 一一三、《史记选》出版前前后后 /251
- 一一四、悼念范洗人先生 /254
- 一一五、结婚四十周年 /256

- 一一六、趫然客至 /258
- 一一七、老年丧偶 /260
- 一一八、陪圣陶先生南游 /262
- 一一九、反右前后 /263
- 一二〇、悼念铎兄 /265
- 一二一、洞察入里 /269
- 一二二、参与《唐诗选》编选 /270
- 一二三、登山犹欲攀高巅 /271
- 一二四、《不怕鬼的故事》 /273
- 一二五、图书搬所里——备战 /275
- 一二六、《度稼偶识》 /277
- 一二七、《增订李太白年谱》 /281
- 一二八、《书目答问补正》补 /284
- 一二九、两次点阅《四库提要》 /290
- 一三〇、校点古籍 /291
- 一三一、复点《资治通鉴补》 /292
- 一三二、抄书 /296
- 一三三、《翩若惊鸿集》 /298
- 一三四、《旧学辨》 /303
- 一三五、平凡而不凡的一生 /306

后记 /309

第一篇 青少年时代

一、先世

在再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，即公元 1890 年的 2 月 27 日，那时还是大清帝国，光绪皇帝载湉在位的第十六个年头庚寅，农历是二月初九，我的父亲王伯祥出生于苏州城里。

王伯祥先生名钟麒，字伯祥，五十以后以字行。伯祥先生的父亲名福泽，字沛田，谱名儒珍，生于同治五年丙寅岁八月十八，公元 1866 年 9 月 26 日，卒于民国元年壬子三月十六，公元 1912 年 5 月 2 日，享年才四十六。沛田公去世后一个星期，伯祥先生的大女儿潜华才出生，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也没见过祖父。沛田公的职业是幕僚，即官府中的佐助人员，相当于现在的参谋、书记、秘书之类，但是没有编制，亦没有品级，都是由有品级有实缺的官员私人聘请的。但在前清，幕僚是一种专门的职业，官府中是不可或缺的。他曾远幕到张家口，在职时多不能在家，也不能带家眷，一人在外工作，家中事务多由我祖母周氏来操持。她生于咸丰十年辛酉七月二十六，公元 1860 年 9 月 11 日，比我祖父大六岁。晚年双目失明，卒于民国十四年乙丑六月二十二，公元 1925 年 8 月 11 日，享年六十五。那时我家早已从苏州迁到了上海，我七姊漱华已诞生，而大哥润华尚未出生。

伯祥先生的祖父子芳公，名贤亨，出生于道光十七年丁酉六月十一，公元 1837 年 7 月 13 日，卒于光绪三十年甲辰六月初八，公元 1904 年 7 月 20 日，那时伯祥先生才十四岁，而沛田公又正好远在张家口任幕僚，又正好是夏季暑天，必须及时办丧事开吊入殓，根本等不得沛田公远道赶回再办，于是办丧事里里外外的诸多事务，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伯祥先生的肩上。旧时封建礼节十分繁琐，诸如拟讣闻，印发讣闻，定期择地开吊，买棺入殓，停柩等等，都有一定的程式，不容稍有差池。而这些事情对一位年方十四的青少

年来说,办起来就更不容易。幸而伯祥先生从小就努力读书,事事留心,居然把祖父的丧事办得妥妥贴贴,不但任何亲友都无可挑剔,而且交口夸赞,深许伯祥先生年轻有为。等沛田公回到苏州,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办妥,自然对儿子的办事有方很感自豪,而家父伯祥先生在当时就已享有一定的名气了。

伯祥先生一支的王氏属太原王,称西沙王氏。有《三槐堂三沙王氏统谱》行世。三沙即指东、中、西三沙。伯祥先生属西沙陡门杨家桥支。一世祖是“皇宋南渡太尉子高公讳皋”;第二十四世祖即是伯祥先生的高祖讳唯臣;第二十五世祖是曾祖讳应仪;第二十六世祖即祖父讳亨,到伯祥先生已是第二十八世了。家父的谱名是怀仁;我叔父的谱名是怀孝,讳钟麟,字仲瑞。所以家父在日记中记及弟弟时,均称“仲弟”。叔父比家父小两岁,生于光绪十八年壬辰十月初二,公元1892年11月20日,卒于民国33年甲申二月初五,公元1944年2月28日,享年五十二。

二、童蒙

我生也晚,家父生我时他已四十五岁。我是他最小的儿子。我家习惯统一排行,连幼年夭折的姊妹兄弟一起排行,我是第十三个,前面一至八都是姊姊,二、三、八三位姊姊早亡,第九才是我大哥润华,第十是二哥滋华,十一、十二是双胞胎,十一是淑华姊,十二是济华,不幸夭亡。那年代不讲计划生育,也不采取避孕手段,所以多子多孙是一般家庭所常见的。不过像我们家,一母所生共子女十三人的也不多。当我出生时,已深感我是多余的了,所以给我取的小名叫“盈”,纯粹是多余之意。因此已无余力来专门培育幼子,更无兴为我多讲他自己小时候如何启蒙,如何进学等等细节。只是从读他一些书上的题记,偶有提及他童蒙识字背书等节中得知梗概。

伯祥先生三岁时,光绪十八年壬辰(其实才两岁,因我国旧传统向以初度即虚岁来计年龄),即由祖父子芳公用红纸剪成方块,亲自写上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,从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”开篇,来教孙子认字并背诵。这一千字可谓汉字基本的基本,是必须人人认得的;当然也还不够,必须再补充若干常用字,然后才能成句并开



全家合影(上世纪四十年代)

始读书作文。子芳公又另加了日用杂字几百个,教孙子一并认识记住。在认识记住这一千几百字的同时,祖父即常常抱了孙子坐在膝上教孙子拿毛笔,开始写字^①。可见伯祥先生的启蒙是较早的,基本功是扎实的,所以他的字在未入学之前就已写得很好,作文与阅读能力也已相应得到了提高。

此后按旧时常规推测,读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家诗等等,固不待言。知之不详,亦只能从略。而再长大,到入私塾读书之后,祖父子芳公便从书架上取下一部《爵秩便览》^②来,让孙子按顺序由京师到各省、府、厅、州、县的名称,一一抄录。不但抄,一边抄还要求一边背记。这样自幼边过手抄,边用脑记,便把全国的大小地名都一一记熟了。这在当时固然是因为父亲是幕僚,教背地名显寓希望子继父业之意在,而伯祥先生从小背熟了全国地名,不但背今名,同时还背古地名。这对后来走上地理历史方面研究的道路,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所以他在《清季二十二省府厅州县录》抄本的题

^① 见《清季二十二省府厅州县录》抄本题识。

^② 是一部供各级地方官参考的实用工作手册。

记中还记云：“盖先大父望予切，恐稍纵即荒于嬉也。予初以为苦，久之亦渐甘。予得少谂我国舆地沿革者，实植基于此。”在童蒙时代，记忆力已很发达，而理解力尚差。利用这个年龄段，多记住一些东西，哪怕是死记硬背，长大后理解力跟上了，不懂的慢慢地自然而然地都懂了；如果幼年不背记，长大了倒是能一看就懂，而什么也没记住，到头来倒真是吃了大亏。我的青少年时代，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后再进一步废止背书的年头，当时觉得大获“解放”，现在回顾，真是白白浪费了青春大好年华，该背该记的东西，多种没有记，常有捉襟见肘之感。而伯祥先生在祖父的亲自督教下，很快对背记不觉苦，而且化苦为甘。所以直至晚年回忆幼时，对祖父的教导与厚望还是那样的欣慰与甜美，可见废止背诵貌似爱护青少年，思想解放，实则不懂教育，贻误了下一代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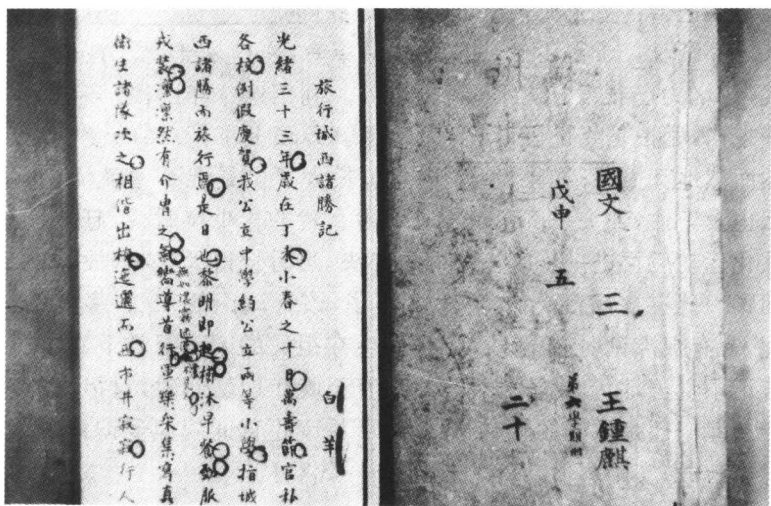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上学

光绪三十二年丙午，公元 1906 年，伯祥先生十六岁，考上了苏州的中西学堂。但并没有在中西学堂呆多久，第二年便又考入了苏州公立第一中学。

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即现在苏州市第一中学的前身，那时刚刚创立。因校址在草桥，故俗称草桥中学或草桥学堂。当时招考的学生，年龄、程度等的差异不小，所以一同招入的学生，按成绩之不同被分编入一年级与二年级。伯祥先生因成绩优良被直接编入二年级。当时规定的学制是五年。五年级毕业，即相当于取得了举人的资格。那时科举刚废，八股文已不需学更不需做了，是新旧交替初露端倪的时代，自然处处还留着封建科举的痕迹。然而学生中已具有不少新思想与新见解。

草桥学堂的全称应是“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”。伯祥先生当时的同学中，有吴宾若、汪应千、章元善、顾颉刚、叶圣陶、章君畴等。章元善、顾颉刚、叶圣陶等原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（简称公高）上学，校址在十梓街夏侯桥堍，后来草桥新建了校舍，即迁来草桥。

同学中汪应千不幸早逝，但他的十三册日记却幸而保存了下来。后来应千先生家人将日记携京请圣陶先生看，圣陶先生为日记作序



传主草桥学堂时的作文簿

云：“览应千此十三册日记，大略可见当年苏州中学生较优秀者之概况。作诗词，作画，刻印章，游西郊诸山。而常入茶馆吃茶，同学间畅谈无禁，往往至数小时，尤为今人所弗晓。时作玄想，好谈国外新事物，颇受上海报章杂志之影响，古诗文与新译作并为课余良伴。”由此不难看出，各种新事物，新思想在学生中流传至快，相当活跃。

迁到新校舍后的公高生章元善，晚年则在《清末创办的苏州初等小学堂和公立高等小学堂——追思两则》一文中追思到当时学堂内外的情景道：

我到校时，学校已经开课，同学四十来人是经过考试录取的，我是通过我父商得蒋（炳章，字季和）校长（当时叫堂长）同意入学的，未经考试。同学们对此颇有意见。记得入学后一段时间里，同学中的流言蜚语，不时传入我耳，令我难堪，这说明即在那时人们也是反对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的。

那时的“公高”的门内门外好像是两个世界。门外是衰落的苏州，鸦片烟流毒与日俱深，人们萎靡不振，暮气沉沉，带有因循度日的气氛。“公高”门内则是另一个世界，这儿人们个个精神

饱满，朝气蓬勃，操场上的口令声、脚步声、哑铃声，以及上下课的钟声，课堂里的琴声、歌声、读书声，此起彼伏，热气腾腾。

读这两小段文字，再参阅上引《日记序》，足证草桥学堂当时已是一块思想活跃，课外活动较丰富多彩的园地。即使摆脱不了苏州的老传统，所谓“步”茶馆（即入茶馆吃茶，“步”，苏州方言，有蹲、泡、消磨时间等意），所高谈阔论的内容也已多为新事物、新思潮。这在一百年前的苏州，真是不容易啊！

四、中学生活

苏州一中当时即能出现上述的可喜现象，表现在学生中，固然是学校的主要方面。而教师中就有一批已接受新思想并卓有新见地的人才，在那里指导着学生们，同样是不可忽视的。章元善先生在上引文章中还接着写道：

校风之所以如此，可从学校老师们的精神面貌，找得其原因。几位主要老师都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师范毕业生，他们在留学期间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，提倡科学、爱国、尚武，反对守旧，反对迷信。课程中注重国文、史地、手工及体操，对“奏定学堂章程”规定的“必修课”，如修身、读经等课则敷衍应付。章伯寅老师教唱歌，自作歌辞，配上在日学来的曲调，用风琴伴奏，教我们唱歌。其中有提倡反满的《轩辕黄帝之歌》，它的第一句是“赫赫吾祖名轩辕”；提倡爱国的有《长江歌》，其首为“长，长，长，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”，等等。教国文的朱遂颖老师自编课本，注重时事，当时美国排华，要把为他们修造贯通东西几条大铁路的中国工人赶出美国。上海等地社会人士掀起反美洪潮，首先号召大家不用美孚煤油，苏州各界相率响应。“公高”于此起了带头作用。“公高”学生列队打着小青旗，到街头宣讲，在各街巷张贴“不点美孚油”的招贴，在各住户门上贴“本宅不点美孚油”的五色纸条。龚赓禹老师教史地，他讲到鸦片战争时，声泪俱下，打动了小学生们的心灵。担任操课的是一位姓杜的老

师,他穿着短衣(时人人穿长衫),带了军帽,挺胸叠肚,健步来校上课。给各班上课,要占去半天时间。我们天天有体操课,每逢佳节与节日,全校师生都要举行“远足行军”,到时全校师生身穿操衣,足登铁皮跟皮鞋,撑着校旗,吹着号,打着鼓,唱着歌列着队由市中心出城到灵岩山、虎丘等处登山游览,野餐归城。我们这样招摇过市,观者夹道。像这样的“远足”一年举行几次,既锻炼了师生的体力,又奋发了人们的精神,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。“公高”同学中有报名入陆军小学,似名蒋任凯,这在苏州是颇不平凡的新事。

从这段回忆文字来见,当时的高小学生的课内学业与课外活动,还真丰富多彩。那么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的一切,总当不在其下。



传主与笔者合影于小雅一廬北屋

第一中学堂的首任监督(校长)是蔡云笙先生,第二任是蒋韶九先生,都是维新派。教员大都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,年轻有为。国文教员中要以孙伯南、胡石予二位对伯祥先生影响为最大。两位的